



麻雀



□田光明

尚文从岗位上退下来,在单位一栋闲置的大楼里找了个办公室,把他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,静心读书,用心写作,过上了清静而充实的生活。

每天,迎着早晨第一缕阳光,尚文走出小区,在运动公园快步走几圈。然后,走过车水马龙的大街,穿过小街,绕过单位办公楼,走进这栋大楼里。碰到同事和朋友,他就亲热地打个招呼。

在办公室里他阅读名著、写散记,在没有有人干扰的环境里,干着自己喜欢干的事情。累了,喝口茶水;烦了,点支香烟,抬头看看窗外的楼群和那逼仄的一线天空,或者在悠长的楼道里走一走,活动活动筋骨,他心里荡漾着无限的舒坦。

有时候,尚文把楼道的窗户打开几扇,让清新的空气涌进来,柔柔的风使他惬意舒畅。一天又一天,日子就这样慢慢地滑过。

窗外,一群麻雀飞来飞去,偶尔,会有几只从打开的窗户里飞进来,在楼道里飞舞。尚文全身心地投入写作,并没有在意飞来飞去的麻雀。尚文在写作遇到瓶颈时,就在这空旷的大楼里走来走去。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,使他没有了寂寞,有时还会激活他的灵感。就这样,时间久了,他就喜欢上了这麻雀飞来飞去的情景。他偶尔会止住脚步,静静地观察这些有趣的小生灵……索性把阳台上的窗户统统打开,让更多的麻雀自由地飞进飞出。

尚文坐在敞亮的房间里读书写作,聆听雀儿们的歌唱,漫过他心头的是一丝丝的快乐和自在。

在有麻雀陪伴的日子,尚文拿出自己已经泛黄的文稿,静下心来修改打磨,然后,敲打着键盘,把记忆变成飞扬的文字,再然后又整理成一本厚厚的集子。

每灵感袭来,尚文就忘记了麻雀的存在,可麻雀们从未忽视过他。它们在他的窗前,喳喳地鸣叫着,似乎在他加油鼓劲。尚文心情愉悦,每天都有新的收获。一篇又一篇的美文,在报刊上发表,还收到了不少读者的好评。为了回报那些制造灵感的麻雀,尚文去菜市场买了些谷米,放在阳台上,让雀儿们尽情地享用。

从此以后,尚文就发现有更多的麻雀儿在飞来飞去,他觉得自己就是它们的“王”,心里也荡漾着无限的欢喜。

春节过后,大楼里住进了一名外地干部。有一天,尚文在帮他们打扫房子时,惊讶地发现房间竟然有几只死了的麻雀。他用手轻轻地捡起已经干枯的麻雀尸体,泪水夺眶而出,他久久地站在那儿,思想着是什么造成了这几只麻雀的死亡。

他想,麻雀们应该是从破损的玻璃窗里撞进来的。当它们飞进来后,才发现这里既没有花草也没有食物,不是它们能呆的地方,于是就往外飞。它们又找不到出口,更辨别不清哪里是它们进来时的洞口,于是,它们开始盲撞。在使劲儿地向有着光的地方冲的时候,不幸撞击在透明的玻璃上,跌落到地板上;再冲,一次又一次,结果失败了。当然,也许有幸运的,恰好就从窗户上的破洞飞走了。而那些误打误撞的麻雀就发生了不幸。

尚文蹲下身子,观察着,思考着。在那几只麻雀尸体的旁边,有一大片的鸟粪。看来,麻雀们在死亡之前,在此停留了不短的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,

麻雀们经历了何等的痛苦和挣扎,他想着……

“不就是几只麻雀吗?死了就死了。”新来的干部小王说。

“不,这死亡与我有关。”尚文对小王说。小王惊讶地看着他。

“是我的错。假如,我不打开阳台的窗户,麻雀们就不会飞进来;假如,我不给阳台上放谷米,就不会有更多的麻雀飞进来,它们也就不会死。”他自责地说着。

“啊?”小王感叹了一声,再次表示不解。

此后,很长时间,尚文脑海里都是那几只麻雀的事儿。于是,他每天把阳台窗户都打开,把空着的办公室的门窗也统统打开,让雀儿们来去自由,无遮无挡。但他又觉得这样做似乎不妥,就把所有门窗都关上,不让雀儿们飞进来。他希望它们在户外尽情地欢乐。他坐在陋室里,寂寞着自己的寂寞。就这样,那些门窗开了,关了;又开了,又关上,他一直在纠结中重复着开和关的动作。

在痛苦与寂寞中,尚文再次开始了他的写作。但他总是调动不起灵感,写着写着就撕掉了。

假日里,住在隔壁的干部小王盛情邀请尚文去户外爬山,但他拒绝了邀请。

尚文独自坐在办公室里,窗户上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。看着它们快乐的样子,尚文的心情也愉悦了起来……

冬去春来,阳光明媚之际,尚文走出办公室,拿起手机拨通了几个老朋友的电话,他要约他们一起吃个饭,再去户外转一转……



之物语

□王优

太阳起得越来越迟,迟迟不肯揭开厚厚的帐幔。季节转入冬天,犹如河流驶进平原,地势开阔,河床平坦,季节之歌由激昂铿锵变得轻柔舒缓。

天空不再高远,大地很多时候处于半梦半醒之间,薄雾浓云是最高明的造梦师,长袖善舞,移步换形。远山与蓝天亲密相依,高楼和灌木亦真亦幻。

金黄的稻谷早已颗粒归仓,梁上的玉米闪着微光,火红的辣椒一串串悬在屋檐下,眉眼弯弯,喜气洋洋。墙根的冬瓜,白乎乎胖嘟嘟,像极了年画里可爱的娃娃。屋角的老南瓜堆成了小山,小山温暖而香甜。吃饱喝足的猪呼呼大睡,鼾声响亮绵长;鸡在觅食,猫在踱步,狗在观望。静下来的季节,静下来的小院,从容温和,自在安闲。

小麦啊,蚕豆啊,已于晴日躺进泥土的怀抱,有的醒着,有些还在梦中。新翻的泥土松松软软,种子们正酣酣地享受着雨水的清甜泥土的温暖。一时忘了要钻出地面。耿立说:“泥土也该躺倒睡一会儿,谁不累呢?泥土也要歇息一下筋骨。与泥土厮守的人要讲良心,让泥土安静地睡一觉,不要打扰。”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。顺天应道,万物方可自然通达,安适有序。

有些越冬的植物,已探出小脑袋,懒懒地与同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闲天。雾气迷离,太阳躲在云层里不肯露面,春天在遥远的他乡还未启程,着什么急呢。倒是青菜、油菜、茼蒿、萝卜的叶子绿得正好,青翠欲滴,仿佛为了赶赴一场冬天的盛宴,喜滋滋地伸展着油亮亮的叶片。

冬水田里,偶有几茎枯草,顾影自怜。也许是太过寂寞吧,几片枯叶缓缓飘下,与之相伴。田埂上,两只麻鸭,几只白鹅,或蹲伏着,将嘴搭在后背上打盹;或喁喁私语,好像正在商量到哪儿去玩;或漫不经心地梳理尾部腹部的羽毛,一点儿都不担心今天或明天要产多少蛋。

冬天的嘉陵江是一位饱经世事的老人,阅历丰富,胸怀宽广,性情温和。很多时候,它在暖暖的阳光和冷清的月光下,静静回想。想起年轻时

也曾去远方流浪,想起激情燃烧豪情万丈惊涛拍岸,想起一往无前,掀起万丈狂澜的英勇果敢,不免轻轻叹息,既而欣慰释然。于是,研墨展纸,将一生的经历绘成一幅长卷。卷轴之上,有时云蒸霞蔚,波澜万千;有时皓月千里,静流无声似水墨江南。

常有乘兴而来的钓者,希望探索河流的秘密,获得丰厚的馈赠。他们静坐岸边,神情专注,满怀虔诚。河水淙淙,波澜不惊,偶有水鸟,飞掠而过。远处的航船来了又去,仿佛没有汽笛的轰鸣,悄无声息;岸边大片的芦苇一望无际,随风摇曳,苇花零落,沾在枯黄的草上晃悠悠,飘在水面逐水而下。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,在诗经的故乡,他们往往一坐就是一上午或是一整天,不急不躁,无怨无悔。在静默中,钓者以这样的方式,完成与河流的对话。哪怕一无所获,他们依然会来,一厢情愿地将这个约会进行到底,仿佛是践行前生的誓言。

“烤红薯呢,又香又甜!”天光暗下来,灯光亮起来。小城冒着热气,飘着香味,诱惑着紧走慢赶的脚步。在一声声的吆喝中,小城缓缓入梦,河流缓缓入梦,泥土缓缓入梦。“泥土睡觉的时候,连故乡的狗也会噤声。有时,土地有了鼾声,那雪就会覆盖下来,鼾声于是成了白色。”

藕园记

□杜怀起

当我们看藕园时该看什么?我又一次来藕园。江南园林甲天下。我也见过不少的园林,诸如个园、留园、网师园、拙政园、怡园,对此产生沉重的审美疲惫,园林在很多内容上趋向雷同,在花草树木、假山池塘以及亭台楼阁上几乎取得共识,成为园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是理所当然的事,毕竟园林最核心的一个字,是隐,归隐的隐,隐居的隐,隐于山水,成为自然的一部分,少了红尘喧嚣,少了俗事打扰,就像一棵草一朵花一根竹子,在四季风雨里清静无为生长,手上、眼里、心里,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,就是花草树木的事,清心寡欲。这就像藕园的东园,我们在园子所见到的,基本上就是连廊、假山、树木花草、池塘、亭榭之物。

我努力回忆下初次来藕园的情景。那是一次偶然的回眸里,从一座桥上向着河岸望去,越过几家临河的店铺,那个叫藕园的字样镶嵌在灰色的门廊上,墙壁是灰色的,上面攀援着密集的紫藤,如果不稍加聚焦,你是很难发现它的;这个不易发现还缘于藕园深藏在白墙黛瓦的民居里。

藕园的最初名字叫涉园,又名“小郁林”(今东花园)。在我望文生义的错误理解里,以为藕园应该与农耕有关,单独看一个“藕”字,我以为类似末、耜、犁、铎等字,左边的“耒”分明指向农具物什。完全是我的胡思乱想,走进藕园,才发现与我的理解是云泥之别。

我是在一个午后再次拜访藕园的。时间不咸不淡,日子波澜不惊,还有点寂寞、无聊之感,加上不是旅游旺季,游客稀少,我以为彼时去藕园正是时机,清静得很,可以细腻地倾听园子内部的秘密;在雨丝的密织下,整个楼阁、花草、香径等似乎都聚集在一起,缠绵绵绵的。事实上确实如此,进园之后,你很难看到人头攒动的情景,游客是稀稀疏疏地进来,然后不声不响地出去,消失,园子始终保持一种静寂。假山是静寂的,树木是静寂的,楼台是静寂的,游客也是静寂的。这种静寂不是约定的,你走进,自然而然就和周围的事物达成一致,一起跌入静寂中。即使三两游客走后,园子留出一丝空白,雨丝会迅速地补上去。

再去藕园。奇怪的是,储香楼、双照楼、城曲草堂等原先还有些印记的,随着一次次相遇,从清晰到模糊;偌大的藕园,现在对我来说,最后留在心上的,只有那个居于西花园、藕园的新主人沈秉成。

沈秉成是谁?才子,高官。作为当年参加科举考试,以高中二甲第七名进士身份,与后来为两朝帝师的翁同龢同榜的沈秉成,可谓当时的政治明星,从地方官升至广西、安徽巡抚,署理两江总督等要务,后来光绪十年升至顺天府尹,参与外交事务。沈秉成与一般高官有不一样的地方,他属于学者型的官僚。据说,当时的安徽经古书院就是他创设的,并亲自为学生授经史儒学,后来皖人中出现不少通经博学之士;在江苏创办江南水师学堂,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之一。沈秉成在对待洋人上有理有节,这被当时的光绪皇帝看中,这也是他后来参与外交工作的缘故。他与英国人谈条约、与日本人谈台湾问题,引经据典,令洋人大吃一惊。

历经千帆归来的沈秉成,更深谙儿女情长,遇上严永华,这是冥冥之中的宿命,他加倍珍惜爱人,开始为他们建筑彼此的爱巢。藕园,就是沈秉成为严永华修建的用心之作。他在涉园的基础上,增加了西花园,中间是他们的住宅。这对称式的园林,在江南园林中实属罕见。这个藕园的藕字,至此,就不只是指藕园的建筑布局,还有着他们两人成双成对的美好寓意。

在藕园,我伫立时间最多的,就是它的西花园。这也是我多次光顾藕园,在西花园流连不止的原因;即使身处西花园,对着织帘老屋、靠近山墙的藏书楼以及园子里的各种陈设,我似乎没有多大的审视与细瞧,而是把肉身置于这气场里,靠在一棵树下或倚靠在某扇门框,闭上眼睛,什么也不用看,冥思默想就足够了。

细雨霏霏,人影稀疏。这样一个小众的院子,冷清或静寂,也是常态。园子外面,诸如人满为患的拙政园、啾啾呀呀的网师园,还有灯火阑珊的山塘街,这些热闹的景点都还看不完,还有谁会千里迢迢赶来苏州奔向这里呢?值得一提的是,藕园隔壁就是当地婚姻登记机构,这是对沈氏夫妇美好情爱的纪念?如今还有多少人像沈氏夫妇那般笃定爱情,相依相伴白头到老?



一道沟 60×80cm(油画)

郭军锋作

一袋“书香米”

□邓翠群

国庆前夕,收到文友从广州市花都寄来的一袋大米。他说:“这是有故事的大米,与你无缘。”

此话何解?

今年三月,我应邀参加“广东省散文诗学会作家采风走进鳌头”活动。鳌头是广州市从化区的一个镇,毗邻花都区。在活动中,一个身材中等,圆头圆脑,皮肤微黑的青年热情地为我们拍照。他浑身充满阳光之气,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,看上去有点像外国人。活动主持人介绍说,他是广州市花都区“24小时书店”的负责人江永强。

当日采风活动的其中一个站点是从化香米产业园中塘基地试验田。刚好碰到这里举行“2023年广东省早造水稻插秧技能大赛比武”。广袤的田野上,有些田块刚插下秧苗,嫩绿嫩绿的,像刚出生的婴儿;更多的田块,处于翻耕过后待插秧的状态。一台台插秧机排列成行,整装待发。稻田四周,彩旗猎猎。采风团成员坐上插秧机,有的做开启动作,有的手捧秧苗,轮流让他拍照。他像个专业的摄影师,拍照之余还不忘开个玩笑。

采风活动结束后,他在朋友圈发了活动的照片,其中一张是他手捧秧苗站在书店前面的;之后他不

时在朋友圈发出带学生到田里体验农耕活动或在田里劳作的图片,我以为他是为书店吸引人气而搞的“噱头”,没往其他方面想。

他说的与我有缘莫非是指那次采风活动?

他禁不住我的刨根问底,才告诉我他的经历。

他是花都区花山镇小布村人,八零后。从小喜欢看书,梦想是开一家书店,读大学时他修读中文专业,在书店做过兼职,毕业后在媒体和文化类企业工作过,这些经历为他开书店奠定了一定基础。2017年,“24小时书店”开张,由他妻子管理;2020年,他辞职返乡,全职打理书店。书店里,书柜橱窗和放置饮料的冷藏柜全天候对顾客开放,由顾客自选并付钱。书店除了卖书,还供读者尤其是学生阅读、做作业,成了一个汇聚人气的公共文化空间。慢慢地,书店和周边的村民建立起信任,树立了品牌。

他知道光有情怀没有营收,书店难以长久。于是,他建立线上社群,交由专人运营,由团队在群上荐书,为家长推荐课外读物。通过社群“引流裂变”,书店的名气逐渐提高。之后开始承接企事业单位的公益文化项目,提供文化服务,赋能乡村振兴。如在乡村举办田间读书会,并为农户提供农产品展销的地方,等等,由此探索出“书

店+文化+农业”的复合经营模式。

他在花东镇水口营村租了6亩地作为“24小时书店”农场。农场里,种有蔬菜、水稻等作物,来自城市的家庭认租。租地人可以自己打理和收获庄稼,从中体验农事研学活动。这一做法,吸引了几十户参加。不仅如此,他还把花东镇莘田村115亩撂荒地的复垦工作接了过来,开展农田认领业务,按适合的价格,由城市消费者认领。通过优化种植技术和田间管理,按照优质种苗的标准,打造高端产品。他白天在田间劳动,晚上回书店搞公益活动,忙得不亦乐乎。

现在我明白了,他发在朋友圈中头戴草帽走在田间的图片不是作秀。他觉得自己的骨子里仍然是个农民,他的“根”在乡村,他要让书店打造一个连接城乡的枢纽——让农村孩子了解阅读的美好,让阅读在农村扎根。

转眼,几个月过去了。原来被撂荒的田地稻浪翻滚,一片金黄。他的100多亩稻田收获粮食近10万斤,他把收获的大米起名“书香米”——氤氲着自然气息和乡村耕读文化韵味的大米。

“书香米”背后蕴藏着一个农村青年自主创业、逐梦前行的励志故事,我不禁肃然起敬。

如今,他要把丰收的喜悦分享,我岂可辜负这一片盛情?



柿子书

□胡竹峰

乡居日子颇美,看鸡鸭鹅俯仰啄食。小儿擎一根竹竿在庭院嬉戏,野鸽子飞落在树梢低气粗声乱叫,池塘水草上趴着螃蟹,不远处还有三五条小章鱼围在一起探头探脑……简单平凡的日常素净如风物图,让人好生欢喜。树更不必说,村口银杏,墙外五角枫,随季节更迭变化。门前还有桂花树、宝塔松、铁树,一年四季老实地青着。

薄暮秋光大好,夕阳发出金黄的亮,云也染得金黄,照着门前的柿子树。柿子黄与阳光黄融在一起,更有萧萧风声与唧唧虫鸣。柿子累累垂垂,由青色到淡绿再到橙黄,转眼一片橘红。那些柿子小巧玲珑,一个个挂在树枝上,主干三三三两,枝头却五五六六,为所欲为,活泼又可爱,有婴儿气。站在树下看着,像遇见了小时候的自己。仰头在苍黄的叶子间捡熟黄的柿子,一颗颗摘下来,形扁扁,有的偶带小蒂和一两片叶。

柿子吃法多种,常见的有柿子饼和熟柿子。

柿子涩,熟柿子却涩得像好的文章,薄薄的涩有了回甘。轻轻揭开熟柿之皮,明黄的瓤入口,满嘴薄涩中,略略还有些彷徨,忽地一股空茫的无来由的清甜呐喊着垂天而降,野草纷纷。

最喜欢溇柿子。将青黄相间的柿子投入温水,加盐密封浸泡几天,“溇柿子”即成——削皮切块,入口清脆甘甜。只是这滋味寻常不大容易遇见。

画草杯盘,昏昏灯火,在南宋人草册翻到收溪《六柿图》,虚实、阴阳、粗细,不同笔墨,每个柿子呈现出“随处皆真”的境界,不禁追忆起逝水年华。六个柿子端坐彼岸,像六尊佛,简拙,憨笨,透出智慧,人眼心头空明。

柿子入画,先贤为之写生无数。前年冬天,大雪夜里,得《诸事如意》图,上画一竹两柿,皆朱砂所绘。

核桃硬,柿子软,我欺软不怕硬。